



金劍客

王度盧著

寶劍金釵

下冊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長篇武俠小說
寶劍金釵 下冊

王度盧著

第十八回

寶劍生光驚眸窺俠士
秋燈掩淚痛語絕情絲

原來胖盧三所得的消息，很是確實，現在李慕白已然出獄了，由兩個衙役跟着他，到史胖子的小酒鋪裏打一個保，李慕白又給了兩個衙役幾串酒錢，衙役走後，李慕白才算恢復了身體自由，他就向史胖子道謝說：「我在獄裏這些日，多蒙史掌櫃子關照我，常常派夥計去給我送飯，我真是感謝不盡！」史掌櫃子笑着道：「李大爺那裏的話，李大爺每天在這裏照顧我們，我們賺了你多少錢，你遭了官司，我打發夥計看上兩次，這也是應當的，你何必放在心上，現在你出來了，我比誰都喜歡，來，我先給你熱幾兩酒吧！你嘗嘗我新做的酒糟螃蟹。」說着就要給李慕白熱酒。李慕白却上前攔住，說：「這些日我在獄裏，倒不短酒喝，今天我才出來，須要做一歇，明天我再來。」又回頭看了看，座上沒有什麼酒客，就低下聲去，向史胖子說：「史掌櫃，那天晚上我真辜負了你的美意，實在因為我在北京還有親戚，不能那樣去做！」史胖子聽了，却彷彿不懂李慕白說的是什麼話，就笑了笑，把頭一揚，說：「張三爺你來了，請坐請坐！」說話時，一個長衫的酒客進屋來了，李慕白自然不能再接着說了，就向史胖子和那夥計，點頭說聲：「明天見！」就進了丞相胡同，回到法明寺，一打門，裏面和尙出來了，見了李慕白，彷彿很喜歡的樣子，說：「李大爺來了，這些日子你可真受了屈啦！」李慕白本想自己遭了這件事，和尙一定不許自己再在這廟裏住了，可是不料今天

和尚竟對自己這樣親熱，不禁十分感謝，說：「我這件官司真是冤枉極了，等我慢慢同你說，叫你們這樣關心我，我真是心裏感激！」一面說：一面往裏走去，到了跨院內，和尚先開鎖進屋，摸着一枝羊油觸點上，李慕白到屋裏一看，屋裏收拾得很乾淨，自己那口寶劍依舊安然無恙地掛在牆上，似久別的故人一般，和尚望着李慕白那蓬亂的頭髮，和生滿鬚髯的臉，就說：「李大爺真瘦得多了！」李慕白嘆了口氣，說：「現在能把冤屈洗清，得了活命，這不算便宜！」和尚說：「幸虧李大爺遇見鐵小貝勒沒有這位爺，你就是有口也難分辯，現在總算神佛保佑！」說畢，合掌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李慕白倒很驚訝，怎麼鐵小貝勒援救自己出獄的事，連和尚都曉得了呢？剛要發言去問，就聽和尚說：「前兩天鐵小貝勒打發一個人來，寫了四十兩銀子的布施，並囑咐我們，說是李大爺快出來了，叫我們別把李大爺留下的東西弄散亂了，其實李大爺那天晚上叫官人帶走，我們就把你這屋鎖上了，什麼東西不能去。」李慕白這才明白，遂笑道：「我也沒有多少東西，不過你們爲我這樣分神，我真過意不去！」和尚連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」遂就出屋，少時給李慕白送一壺茶來，李慕白道了謝，和尚也知道李慕白才出獄，需要休息，便也沒多談話，出屋去了，這裏李慕白檢點了衣包裏的財物，看見什麼東西都沒短少，心裏非常感謝鐵小貝勒，他不但爲自己打點官司，並且知道自己在這廟裏住，預先把和尚也打點好了，若不虧他，自己就是出了監獄，回來不定要受多少冷淡呢！因又想到那陷害自己入獄的仇人胖盧三，大概向來受他陷害的不知有多少人，這樣惡霸若不翦除，良善的人實在沒法安居了，可是現在自己雖是出了監獄，衙門裏又說在一個月之內，隨傳隨到，連到延慶找德嘯峯去都不能，只好暫時在此忍氣吞聲了！又想到寶華班的織娘，她若知道自己入獄的事，她心裏不定要如何難過啊！過兩天我倒要看看她去，叫她知道我這件官司是爲胖盧三所害，並非我真是什麼江湖強盜。想了一會，

心緒很亂，就關門熄燈，躺在炕上睡去，這些日來都在監獄裏帶着鎖睡在稻草上，現在又睡在軟的被褥之間，真是異常的舒適，直到次日，紅日滿窗，方才醒來，起了牀就出廟到附近一家澡堂子來，洗了澡，刮了臉，理了理髮，對鏡一看，依然是早先那少年英俊的自己，不過臉上略略黃瘦了些，出了澡堂，換上寶藍色的軟綢袷袍，穿上靴子，就寫了自己的一張名帖，出門雇了一輛車，往安定門內錢貝勒府去，在前門大街遇見幾個認得李慕白的地痞們，他們全都帶着驚訝的神色，直着眼睛向車裏望李慕白，李慕白故意作出從容大方的樣子，少時車進了城，又走了半天，才看見錢貝勒府，離着很遠，李慕白就叫車停住，給了車錢，下了車，走到府門，向那府門前的僕人，深深一哈腰，取出名帖來，就說：「我姓李，現在要來見見這府上的二爺！」那個僕人接過名帖看了看，就點頭說：「好，好，你在這兒等一等，我給你回一聲去，」說話時他渾身上下打量着李慕白，便轉身往裏面走去了，這裏李慕白看這錢貝勒府朱門大廈，廣院重重，奴僕出入，真不愧是王公門第，待了一會，就見那得祿由裏面笑嘻嘻地出來了，見了李慕白，就說：「李大爺出來了，恭喜，恭喜！我們二爺請你進去說話。李慕白先向得祿道謝，並說我昨天晚上才出來，今天特來拜見二爺，叩謝救命大恩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跟着得祿往裏面走，進了兩重院落，得祿就讓李慕白到西廊下屋內去坐，他給李慕白倒了一碗茶，陪着李慕白說了幾句話，少時就聽見廊下脚步聲音，有人使着聲兒咳嗽了一聲，得祿趕緊到門前打簾子，李慕白也趕緊站起身來，那位小虬髯錢小貝勒就進屋來了，李慕白趕緊上前深深打躬，錢小貝勒滿面笑容，說道：「免禮，免禮！」遂又把左手一擺，說聲請座，他自己先在上首落座，李慕白在下首坐下，錢小貝勒就含笑問道：「你是昨天出來的吧！現在身體還好嗎？」李慕白欠身應道：「我身體倒還好，昨天出來時天就快黑了，歇了一夜，今天特來給二爺叩謝活命大恩！」錢小貝勒連說「不敢當，不敢

當！」又說：「你這官司本來是爲人所陷，無論何人知道了，都應當救你出來，何況我們這吃朝廷俸祿的人，我這個人雖然有着世襲的爵位，其實是個粗人，平日自己好練些拳腳，也沒有什麼真正的功夫，不過因此就喜歡會武藝的人，邱廣超那不用說了，我們是通家至好，其餘像黃驥北德嘯峯等人，我都因爲他們的武藝好，才跟他們認識的，你雖然來到京城不久，可是自從你打敗了瘦彌陀黃驥北和金刀馮茂之後，我就知道你必是一位出色的英雄，打算要去拜訪你，不料你就遭了官司，我聽了不平，才見了毛提督給你說人情，後來德嘯峯回來，他又願以身家爲你作保，因此你這件官司才算了結，現在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，你雖在獄裏也受了些日的苦，可是正好磨一磨年輕人的傲氣，長些閱歷，我跟德嘯峯雖然爲你出了些力，都是朋友應當作的，你也不必記在心裏，至於陷害你的人，你就是知道他是誰，也不必再找他們鬥氣去了，是非自有公論，有這一回事情，以後我們對於那些險惡的小人，就躲遠一些就是了！」李慕白聽了，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我決不再找人鬥氣了！」同時想到德嘯峯以身家爲自己擔保之事，更不禁感激涕零，當下鐵小貝勒又問李慕白家中的景況，以及早先學習武藝的經過，李慕白就很詳細地把幼年隨從父母在江南的情形，後來父母死後，江南鶴帶着自己北來，依靠叔父，以及隨從紀廣傑老俠客學習武藝的事情，全都說了一遍，鐵小貝勒聽了，不禁讚嘆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你是世傳的俠義英雄了，遂又談到各派各門的劍法，原來小虬髯鐵小貝勒，也長於擊技，現在家中還有兩個教劍的師傅，但都是平庸之輩，如今鐵小貝勒跟李慕白一談，李慕白只略略說了幾項自己對於劍術的心得，那鐵小貝勒就高興起來，說：「慕白，剛才我聽你這麼一說，簡直有許多都是我不知道的，可見我一向雖學過寶劍，自己也覺得會兩手兒了，實在是井底之蛙，沒見過什麼大世界，現在你的身體既沒有什麼不舒適，我要求你一件事！」李慕白一聽，不禁詫異趕緊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二爺有

什麼事，自管分付吧！」鐵小貝勒笑道：「不是別的，我久就要想看一看你的武藝，剛才一聽你談論劍法，真恨不得當時就見你施展施展身手才好，你現在何妨跟我到西院裏，你舞一趟劍也叫我開開眼！」李慕白趕緊謙遜道：「我剛才跟二爺也說過，我當初不過是一半讀書，一半習學武藝，並沒有專用過功夫，二爺不必叫我在你面前獻醜了！」鐵小貝勒笑道：「你不用跟我客氣了，金刀馮茂，瘦彌陀黃驥北都叫你給打敗了，你要說你沒有本事，誰能够相信！」李慕白知道鐵小貝勒必要看看自己的武藝，同時自己也願意在鐵小貝勒的面前，顯露顯露身手，當時鐵小貝勒拉住李慕白的左臂，說：「你看看去，在西院我有一個場子，打拳練劍正合式。」又回首向得祿說：「你到書房把我那口寶劍拿來，」說着，拉着李慕白出了屋子順着廊子走去，到了一個廣大的院落裏，這院落養着十幾匹駿馬，搭着幾間馬棚，幾間車房，西南角砸了一塊三合土的平地，那就是鐵小貝勒平日習武練劍之處，這時候，正有兩個護院的把式在那裏打拳，一見鐵小貝勒來，全都停住拳腳，鐵小貝勒就上前指着李慕白，笑着說：「我給你們引見一位朋友，這位就是拳打過瘦彌陀黃驥北，劍敗過金刀馮茂的李慕白！」那兩個護院把式，全都呆着眼看李慕白，一面抱拳，說道久仰，李慕白也含笑抱拳還禮，鐵小貝勒又向那兩個人說：「把他們全都叫來，今天我請李爺練一趟劍，給咱們大家開開眼。」兩個護院的把式，一聽說李慕白要在這裏練劍，他們趕緊轉身去了，這裏李慕白却向鐵小貝勒笑道：「我在二爺面前獻一番醜，也就够了，二爺何必又叫許多人來，看我出笑話呢！」鐵小貝勒說道：「他們都知道你，現在叫他們看看你的劍法，也長些見識。」又說：「你不知道，現在我家裏有五個護院的把式，三個教武藝的師傅，全都是武藝平常，眼睛裏沒見過什麼高人，」正自說着，得祿跑來了，手中捧着兩口寶劍，鐵小貝勒笑道：「這孩子，叫他拿寶劍去，他就給拿兩口來，是要叫我們兩人比武是怎麼着？」李慕白

明知鐵小貝勒是要跟自己比武，自己倒爲難起來了：鐵小貝勒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自己如何能與他動手比武呢？只見鐵小貝勒接過一口寶劍，抽出來，給李慕白看，說：「慕白，你看看，我這口寶劍值幾兩銀子？」李慕白一看，不由吃驚，只見這口劍是淡青色，雖然不甚光銜，但看那兩刃銳利之處，確非尋常寶劍可比，當下李慕白接到手中，顛了顛，覺得很重，便說道：「這口寶劍，現在縱有幾千兩銀子，恐怕也買不到！」鐵小貝勒笑道：「好眼力，這口劍是一位將軍贈送我的，雖非古器，但也是漢末之物，可惜經人磨過兩次了，我家還有兩三口劍，全都比這口好，現在家大人手中，將來我再給你看。」這時那幾個教拳的師傅，和護院的把式，全都來了，一齊向李慕白拱手說：「煩李爺施展幾手兒，叫我們開開眼！」鐵小貝勒也說：「人都來了，你就練一趟吧！」當下李慕白把長衣掖起，走到場中，提劍向衆人拱手，笑着說道：「二爺跟衆位可不要笑話我！」說畢，把劍一揚，劍訣點處，寒光隨到，猿軀疾轉，鶴步輕抬，往來走了兩趟，鐵小貝勒在旁看他手脚的俐落，姿勢的挺拔，不禁嘖嘖讚嘆，少時李慕白收住劍勢，又向衆人拱手，謙遜道：「見笑，見笑！」他這輕輕的兩趟劍，在別人看着並不怎樣出色，但鐵小貝勒的眼睛是懂貨的，他就知道李慕白的寶劍，至少有十年的功夫，心裏既是欽佩，又是技癢，就把得祿手中拿着的另一口劍拿過來，出鞘，走近場子向李慕白笑道：「咱們兩人對練一回吧！」李慕白趕緊笑着說：「我可不敢跟二爺比武」鐵小貝勒問道：「怎麼，你是怕傷了我嗎？那不要緊，我可以叫他們把寶劍用綢子包上。」李慕白搖頭說：「也並不是怕傷着二爺，因爲我自知決比不過二爺，本來這就够獻醜的了，若再敗在二爺的手裏，以後我就沒有臉再見二爺來了！」鐵小貝勒一見李慕白這樣謙遜，他似乎有些不悅，就說：「慕白，我沒見過你這樣愛客氣的人，你問問我這幾個師傅們，他們都跟我比過武，有時我贏了他們，有時他們也贏我，誰勝誰敗，都沒有什

麼，咱們不過隨意玩玩，又不是要指有武藝去吃飯。」旁邊幾個把式都笑着說：「我們二爺是個爽快的人，贏了自然喜歡，輸了也沒有不高興過，李慕白這時臉紅紅地，覺着十分爲難，鐵小貝勒也覺得剛才自己的話說得重了些，恐怕李慕白錯會了意，便笑着，拍着李慕白的肩頭說：「我的本事不如你，我却願意跟你比武，你連金刀馮茂都給打败的了，你還能怕我嗎？」遂就要叫得祿去把兩口寶劍裹上紅綢子，李慕白就說：「不要裏了，劍鋒上若裹上綢子，倒不好掄了，只請二爺手下留些情就是了！」鐵小貝勒喜歡得大笑，得祿給他掖好衣裳，他挺劍向李慕白就刺，李慕白手快，趕緊用自己的劍，把小貝勒的劍撥開，鐵小貝勒趁勢又進前一步，將寶劍向李慕白的頭頂削去，李慕白趕緊低頭躲開。鐵小貝勒又擰劍向李慕白的左脅探去，却被李慕白用力一磕，雙劍相擊，只聽鏘的一聲，鐵小貝勒說：「磕得好！」遂又擰劍去刺李慕白的左肩，李慕白却撥開對方的劍，一步躍到鐵小貝勒的近前，鐵小貝勒手慌了，趕緊用劍去迎，這時忽聽旁邊有人喊了一聲：「留神他翻身！」說話時，果然李慕白翻身一劍，向鐵小貝勒砍去，鐵小貝勒因爲被人提醒了，就趕緊橫劍架住李慕白的劍，李慕白住了手，笑了笑，回頭去看那說話的人，只見是一個穿着短衣，彷彿是個在馬圈裏使喚的人，這人年約二十上下，身材不高，黃瘦的臉，兩隻眼睛却湛然有神，李慕白心中十分驚訝，暗道：這個人爲什麼能看出我寶劍的招數？這時旁邊的幾個教拳的師傅，和護院把式，全都罵那人不該多說話，得祿狐假虎威地翻着眼睛說：「你不去刷馬，跑到這兒瞧着就得啦，你還敢多說話，去吧！」那人只退了一步，微笑着，鐵小貝勒倒是說：「不要轟他，叫他看着吧！」遂也不注意，就抽回劍來，又向李慕白去刺，李慕白此時心裏注意着那個人，無心再與鐵小貝勒比武，只連退幾武，不料鐵小貝勒却緊掄幾劍，奔過來，李慕白趕緊躲開，一蹶蹶到鐵小貝勒的身後，鐵小貝勒翻身一劍砍下鏘的一聲，金星

亂迸，就被李慕白用劍接住，李慕白就笑着說：「請二爺住手，我認輸了」鐵小貝勒這時持劍的右手，被李慕白震得都麻木了，又加氣喘汗流，他也願意就此住手，遂笑道：「佩服，佩服，不愧是名震一時的英雄！」旁邊的幾個教拳師傅和護院把式，也同聲讚道：「二爺跟這位李爺，真是棋逢敵手！鐵小貝勒笑道：「你們別說了！他讓着我許多了。」李慕白此時把那口古劍交給得祿，鐵小貝勒說：「這口劍你帶上吧，我送給你啦，我還有比這口好的呢。」李慕白不再謙遜，就由得祿的手中，把那口古劍接過，向鐵小貝勒道了謝，鐵小貝勒說：「咱們還是到前面坐坐。」李慕白點頭，却又用眼去看那剛才看破自己劍法，提醒鐵小貝勒的人，只見那人睜着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，也直看李慕白，李慕白本想要過去和他談話，可是鐵小貝勒已然邁步走了，李慕白只得跟着鐵小貝勒，又到了正院，順着廊子到了剛才談話的那間房裏，又喝了一盞茶，鐵小貝勒就囑咐李慕白以後要常來。並說：「你若用錢或用什麼東西，可以跟我說，不要客氣！」李慕白一一答應，又說了幾句感謝的話，就向鐵小貝勒告辭，鐵小貝勒叫得祿給他拿着寶劍，送他出去，到了門首，得祿把寶劍交給李慕白，李慕白就問得祿說：「剛才我跟二爺比劍時，有一個人旁邊說話，那個人是在府裏作什麼的？」得祿撇了撇嘴說，說：「李大爺別理那個入，那人叫小俞，他不過是馬棚裏一個管刷馬喂草的，在貝勒爺跟前他竟敢那樣放肆，幸虧貝勒爺的脾氣好，要換個別的主兒，一定打他一頓板子，把他趕出去，太沒有規矩了！」李慕白又問：「那個小俞在府上幾年了？」得祿說：「來了快一年吧，是一個買皮貨的喇嘛給荐來的，二爺跟那喇嘛熟識，不好意思不用，其實馬棚裏有十幾個人呢，要他也沒有什麼用處。」李慕白點了點頭，便向得祿說聲「再見！」遂就提着寶劍向南走去，心裏却想着：那個姓俞的人，一定是一個落拓不遇的英雄，剛才自己那劍去，原是紀廣傑師父的祕傳，不料竟被那姓俞的識破，可見此人

但會武藝，武藝還一定很好，只是此人爲什麼甘心在那府上作一個管馬的賤役呢？就想明天要注意觀察這個人，果然這人若真有本領的，自己一定要去告訴鐵小貝勒，不可徒養着一些無能的教拳師傅，却屈英雄於槽櫪之間，往南走了不遠，就雇上一輛車，一徑回南城去，車走到丞相胡同北口，就叫車停住，給了車錢，下車就走到史胖子的小酒鋪裏，史胖子一見李慕白來了，穿着整齊的衣履，手拿着二口寶劍，就笑着說：「李老爺你到貝勒府去了嗎？」李慕白點頭說：「對了，才見了鐵小貝勒，他送了我一口寶劍，你看看！」史胖子笑道：「我看也不懂，」雖然這樣說着，但是他把劍一抽出，就不禁點頭，嘖嘖地說道：「這口寶劍可真值些錢！」李慕白問道：「你由那一點看出！」史胖子笑着說：「那一點我也沒看出，我想既是貝勒送給你的東西，還能够不是好的嗎？」李慕白面上雖也笑着，但心裏却說：史胖子，你不要對我裝傻，你以爲我還看不出你是個怎樣的人嗎？回首一看，座上一個酒客也沒有，就想要問一問史胖子的來歷，務必今天叫他說出實話，剛要笑着向史胖子發問，忽見史胖子把酒壺和酒茶給李慕白擺上，說：「李老爺你先喝酒，今兒我有些個話，要告訴你呢！」李慕白自斟了一盃酒，飲了半口，就笑着問說：「什麼事？」史胖子一手扶在櫃台上，探着頭問道：「李老爺，你知道你相好的那個寶華班的翠織，嫁給徐侍郎了嗎？」李慕白一聽，真彷彿頭上被人擊了一拳，立刻怔了，就放下酒盃問道：「你聽誰說的，她幾時嫁的那徐侍郎？」史胖子說：「李老爺你別着急，聽我慢慢跟你說！」遂把頭更探近些，就說：「自從李老爺那天被官人捕了去，我就猜着了，那件事不但是胖廬三要報仇，並且徐侍郎還要趁着你在獄裏，他把翠織娶了去，我一時不平，又怕翠織上了他們的當，心一活動，真跟了那徐老頭子去，第二天我就換上一身乾淨衣裳，到了寶華班，見着了翠織和那老媽媽，我就向她們說：李老爺好好的一個人，就因爲你們，被那胖廬三和那徐侍郎買通了衙門，給

陷害了，可是李大爺在北京有很多闊朋友，他這案子又沒有證據，過不了幾天，一定能够放出來，在這幾天之內，若是那胖盧三徐侍郎要接你從良，你可無論如何，不准答應他，要不然被李大爺的朋友知道了，可不能饒你們！」李慕白趕緊問說：「她母女聽了你這話，是怎樣答覆的？」史胖子說：「那翠織親口答應我，說她決不嫁給徐侍郎，可是過了不到三天，那徐侍郎弄了頂轎子，把他娶走了，現在校場五條，跟胖盧三的外家住在一塊兒，徐侍郎和胖盧三每天在那裏胡混，我聽見這件事，本來也生了一陣子氣，可是後來一想，翠織本來是個妓女，當妓女的還有什麼有良心的，不管徐侍郎老不老，人家母女現在有了着落了！」李慕白這時氣得臉上發白，擎起酒壺，發了半天怔，又把酒壺放在桌上，就搖頭說：「我不信，織娘甘心嫁那徐侍郎，這裏面一定另有緣故，一定是胖盧三和徐侍郎拿我那案子吓嚇她們，她才不得已跟了徐侍郎，現在她不定傷心成什麼樣子了！」史胖子笑道：「無論是怎樣着，反正翠織到了徐老頭子的手裏了，她要是不要，不會尋死嗎？李大爺，我勸你是好話，本來跟那些窰兒們是不能動真心的，我說話嘴直，你要不認得翠織，還不至於打這回官司呢，李大爺你是年輕人，又有這一身本事，將來前程遠大，千萬不可跟女人那麼情重，要不然就是鐵漢子，也能叫女人給磨得化成濃水，現在翠織嫁人了，很好，就由她去吧，李大爺你好好地幹，將來有了名頭，有了事業，要多少女人都成！」李慕白慘笑道：史掌櫃，你勸我的這話固然很對，我也並非是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，不過我決不相信織娘能够甘心嫁徐侍郎，因為徐侍郎早就垂涎她，在她身上也不知化了多少錢，可是織娘總是不答允從良的事，如何又能正是我在監獄裏的這幾天，她便嫁了徐侍郎，這其中一定有緣故，我非要設法再見織娘一面問問她不可！」史胖子一看，李慕白把織娘這樣丟不開，他就知道他們兩人必有終身之約，現在李慕白就像被人搶去了老婆一般，他決不能甘心放手。因此也不再勸

他了，就笑着問道：「那麼李大爺，假若你要見這翠纖，你可跟他說什麼呢？」李慕白很煩惱地喝了一盃酒，聽史胖子這一問，他似乎又有些生氣，就說：「我並不跟她說什麼費話，我只問她嫁徐侍郎是否出於本心。」史胖子問道：「假若她說：我願意，願嫁那老頭子，你可怎麼辦？」李慕白慘笑道：「那我當然什麼話也沒有，就算我李慕白當初昏了心，不該跟妓女講真情，可是她此番嫁徐侍郎，若是非出自本心，全是由情勢所迫，那就是胖盧三徐侍郎欺辱了我，我誓死也不能忍受，非要與他們拚命不可！」說話時用手捶着桌子，震得酒盞酒盅都亂響，史胖子聽了，微笑着，想了半晌，就說：「這好辦，胖盧三徐侍郎的外家就在校場五條，離這兒不遠，他們那房子是新蓋的，路西的半間門洞，門口有兩個上馬石，一找就找着，李大爺你可以在那門前等着，我想翠纖決不能老遠不出門。」李慕白冷笑道：「見她倒是容易，只是近日我的身體不大舒服，不想立刻就找她去。」說完這話，見史胖子揚着頭似乎在想什麼，遂就故意作得消了點氣的樣子，笑向史胖子說：「史掌櫃你放心，我雖然爲此事生氣，但是至多不過找他們麻煩麻煩，決不能鬧出什麼大事來，因爲我在這裏沒有親戚。」他說這話，本是告訴史胖子別害怕，因爲史胖子曾給他打過一個鋪保，在提督衙門裏。不料史胖子一聽這話，却拍了拍胸脯，說：「不要緊，李大爺你隨便作去，有什麼事我史胖子給你擔當，告訴你李大爺，我可不像別的作買賣的人，那麼胆小！」李慕白微笑道：「我都明白！」說話時用眼睛釘了史胖子一下，史胖子也眯着眼微笑，似乎兩個人有一種互相了解，少時李慕白把酒喝完，吃了些菜和燒餅，就向史胖子說：「晚上見吧！」遂就回廟裏去了，到了自己住的屋內，李慕白一頭躺在炕上，想着繖娘一定對於自己那番情意，着是深切纏綿，雖然其間會有過一點小小誤會，可是那天自己向她辭別之時，她會宛轉可憐的說是一定等候自己回來，可知她確實有意跟自己從良，却不料胖盧三徐侍郎知道繖娘對自己

的情重，他們就施展手腕，將自己押在監裏，趁勢把織娘娶了去，哼哼！你們把我李慕白真看成好欺辱的人了，我要不爭這口氣，不把那弱女子救出你們的陷阱，我李慕白還算什麼男子漢，還在江湖上稱什麼英雄！」越想胸中的氣越往上湧，恨不得即刻就到那校場五條，找着織娘才好，可是自己這時候又覺得頭疼身懶，不願意動轉，一面躺着，一面隨手把鐵小貝勒送給自己的那口寶劍抽出，詳細看了看，覺得真是一口古代的名劍，不過又抬頭看了牆上掛着的，自己原有的那口劍，却又想：這口古劍，只能當作古玩一般的鑒賞，若說走江湖，或與人比武，還是應當使用自己原有的那口劍，那口劍雖是一件普通的兵器，但是相隨自己多年，自己曾用此劍隨從紀廣傑老師父學藝，曾用此劍與俞秀蓮姑娘比武，挑過姑娘頭上的綉帕，又曾戰敗過女魔王何劍娥，賽呂布魏鳳翔，花槍馮隆，金刀馮茂，這幾個人，總之，自己得到今日這樣名頭，是全賴此劍，無論如何是不能棄置它的！想到這裏，長嘆了口氣，躺也躺不住，就坐起身來，把那口古劍也掛在牆上，遂就出了廟門，到了南半截胡同他表叔祁殿臣那裏，上前一打門，少時來陞由裏邊出來，見了李慕白，趕緊請安，面上並帶着驚異之色，說道：「李大爺您怎麼這些日子沒來呀？」李慕白道他是明知故問，遂就問說：「老爺在家裏沒有？」來陞說：「在家裏，現在會着客哩，李大爺請進來吧！」李慕白說：「既然老爺會着客，我也不進去了，我這些日因為得罪了一個人，被人陷害了，坐了幾天監獄。」來陞故意驚訝的說道：「是嗎？到底爲什麼事呀？」李慕白說：「我們老爺一定早就聽人說了，我這案子，現在是一點事也沒有了，幸而有一個鐵小貝勒跟我做朋友，他給我保出來的，你就把這話告訴你們老爺，叫他放心就得了。」來陞連連點頭，說：「有貝勒爺給你作保，那自然什麼事也沒有了。」李慕白又說：「我現在還住法明寺，打算過一個來月就回家去了，你回頭把這些話告訴老爺，我過幾天再來。」說畢轉身就走，出了南

半截胡同，在大街上呆呆地坐了一會，就信步到了校場五條，找史胖子所說的那個胖盧三和徐侍郎的外家，李慕白不由心中發生一種妬恨，恨不得闖進門去，見着纖娘，問她嫁從侍郎是否出於真心，並把胖盧三抓住，報復他陷害自己之仇，可是李慕白在這門首附近徘徊了半天，只見那小門緊閉着，並不見有一個人出來，李慕白心中忽然另想起來一個辦法，就不再在這裏徘徊，轉身走去，回到廟中，此時頭上身上越發覺得難受，就想：莫非我要生病麼？一想到病，不由灰心大半，躺了一會就睡去了，醒來天色已晚，到了史胖子的小鋪裏，吃了晚飯，因為店鋪裏的人很多，史胖子正忙着，李慕白也未得跟他閒談，悶悶地回到廟中，在院中來回的散步，這時的天氣已是新秋，仰面看着碧青如洗，連一縷雲也沒有，明月已然半圓，三三五五的星光，閃爍着眸子窺人，兩廊停棺材的地方，黑黝黝地，使人心生恐怖，砌下虫聲唧唧，似議論着人間一切煩惱之事，李慕白驀然想起俞秀蓮姑娘，立刻就像秀蓮姑娘的明眸笑靨窈窕的身材，在月下出現了一般，不禁一重思慕的情緒又湧在心頭，就跟自己道：我也太固執了，如今秀蓮的父親已死，孟家二少爺又沒有下落，姑娘的青春不可長此擱誤，我既然這樣愛她，何不親自去見孟老鏢頭和俞老太太，重提親事，與俞秀蓮姑娘結成眷屬呢！這樣一想，又恨不得即刻起身往宣化府去，可是又想：這兩月來，在謝纖娘的身上枉用了情意，未免有些對不起秀蓮，正想着，忽然一陣秋風吹來，李慕白打一箇冷戰，心裏立刻又明白了，覺得跟秀蓮求親的那件事，實在作不得，自己還是極力爲她找着孟思昭，看他二人成了美滿的姻緣，自己才算心安，才不愧一個磊磊落落的英雄，仰望明月，慨然的呼吸了一下，就直到屋裏，連燈也不點，就關門睡去，窗外的虫聲依舊唧唧地，彷彿比剛才的聲音還大，李慕白極力摒除一切思慮，不覺就入了睡鄉，也不知捱了多少時候，忽然被一陣輕微的，可是異樣的話聲所驚醒，睜開眼睛一看，紙窗上鋪着淡淡的一角月

影，院中除了唧唧的虫聲之外，並有一種輕輕的擦磨之聲，李慕白就知道窗外有人，趕緊坐起身來，輕輕地下了炕，由牆上抽出自己那口寶劍，慢慢把門開開，突的出了屋子，只聽耳邊颼地一聲響，可看不見人，李慕白四下張望，只見月影橫斜，星光稀疏，一團團的白雲，在深青色天空上飄蕩，四下絕無人聲，兩廊停棺之處，依舊黑黝黝地，李慕白就想：大概那賊是跑在棺材後面藏着去了，於是手挺寶劍，在兩廊巡視了一番，不要說賊，就連個鬼魂也沒有，李慕白便飛身上房，四下張望，依舊沒有一點賊人的聲影，李慕白剛要跳下房去，這時忽見自己住的那間屋裏，窗紙一亮，彷彿有人在屋裏點火，可是旋即滅了。李慕白飛身下房，這時就屋中跳出一個人來，手持寶劍，向李慕白就刺，李慕白一面還手，一面見這個人身材不高，用巾蒙着半個臉，寶劍使得極爲兇猛，李慕白微微冷笑，手中的劍一步也不讓，兩刃相磕，鏘鏘作響，往來跳躍，上下飛躍，交手二十餘回合，李慕白漸漸詫異了，這個人的劍法太好了，自己生平還沒遇見過這樣的對手，於是改變劍法，一點也不敢鬆懈，想要勝了那個人，可不想那個人的劍法也改變了，寒光對舞，此來彼迎，各盡生平的本領，但是誰也不能勝了誰，李慕白就想把他的劍架住，問問他到底是什麼人，來找自己是何用意，可是還沒有說話，就見那人又退了兩步，颼的蹣上房去，比一隻貓還要輕快，李慕白說聲：「朋友，你別走！」遂也蹣上房去，可是四下看時，那個人早已沒有蹤影了，李慕白提着寶劍，不若自言自語地笑道：「好，好，我總算沒白到北京來，如今竟遇着對手了！」於是下了房，到屋內點起燈來一看，只見牆上掛着的，今天鐵小貝勸送給自己的那口寶劍沒有了，李慕白一見此人是專爲這口寶劍而來，心裏就明白了，不由得十分高興，他這種高興比劍傷魏鳳翔，拳打瘦彌陀，折服金刀馮茂的時候，還要高興得多，當下把門閉上，熄下燈，躺了一會，這時彷彿剛才的一些柔絲煩緒，全都被另一種物件打斷了一般，少時就睡去

了。到了次日，頭上依舊覺得有些發暈，起來，到附近的藥鋪裏買了一服丸藥，就拿到史胖子的小酒鋪裏，就着茶服下去了，然後又與史胖子談了一會閒話，並沒提說昨夜丟失寶劍之事，待了一會，就與史胖子說聲：「晚上見。」雇了一輛車，到鐵貝勒府去，但是到府上一問，鐵小貝勒並沒在家，又要到馬圈裏，找那刷馬的小俞，問他幾句話，可是又想：自己雖不是鐵小貝勒的貴客，但府上這些僕人，都對自己很是恭敬，倘若自己忽然去拜訪他府上的刷馬的人，未免叫他們要生疑，當下在府門前徘徊了一會，很盼着那小俞這時候牽着馬從馬圈裏出來，可是等了半天，連那小俞的影子也沒有，只得想着將來再見他吧！遂就離了府門，慢慢向南走去，走了不遠，就覺得脚步很沉重，頭還是有些發暈，就雇了一輛車，回丞相胡同去了，到了廟中，就一頭躺在炕上睡去，午飯也沒有喫，直到天色黃昏的時候，方才起來，李慕白身體既不舒適，又覺得煩惱無聊，不禁長地歎氣，就想：織娘的事，今晚無論如何要辦清楚了，辦完這件事，自己就再無牽掛了，然後休養些日，就往延慶找德嘯峯去了，遂就先到了史胖子的小酒鋪裏，吃過了晚飯。又與史胖子隨便談了一會話，便回到廟中，點上燈，躺在屋裏歇息，心中却還很盼着昨天晚上盜劍的那個人重來，雖然今天的身體不大舒適，可是依舊想與那劍法高強的蒙面人，較一個上下高低，他連門也不閉，直到三更以後，院中除了蕭蕭的秋風之聲，和唧唧的虫鳴之外，再也沒有一點異樣的聲息，李慕白心想：是時候了，遂就振作起精神，站起身，換上一身青布的緊身衣褲，腰中勒好了帶子，換上薄底軟鞋，然後熄了燈，挾着長衣和寶劍出屋，仰面一看，天空的雲很是陰沉，月光像一個愁慘的女人面孔，躲在灰色的幕後，此時李慕白恨不得一下就飛到校場五條，見着那多日未晤的織娘，當下躡上房去，由房過牆，就跳到廟牆外，四下看了看，胡同裏沒有人，李慕白就把長衣穿上，暗藏着寶劍，出了丞相胡同的北口就往校場五條去了，這時因係半夜，